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
第四十回 賞菊花登高重九天 佩萸囊遙想□三旦

且說單趨賢自受沈三賄囑之後，甘心負主人重托，一意拆散這件好事。你想這種小人，用得用不得嗎？然大人先生們往往歡喜用他，以為門下走狗，易於使喚，我若推心置腹的待他，深恩厚澤的賞他，他也是一個人，豈沒有半點天良？而孰知那班趨炎附勢之徒，盡是狗肺狼心之輩，主人得勢，則巧言令色，甘為妾婦而不辭；主人失敗，則投井下石，竟效惡犬之反噬。故聖人有云：「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，近之則不遜，遠之則怨。」真是千古不易之至言。今在下為醒世起見，所以概論及之，非好為此迂腐之談也。

閒文少表。單講是日午後，趨賢到了小紅家中。小紅只道他求做媒的，故先問道：「昨日夜裡唔篤大人轉仔，身體阿好？今朝阿要到倪搭來？」趨賢道：「來與不來，他都沒有說起，只命我到這裡來，同你談一句話呢。」小紅道：「啥格閒話佬，自家勿當面搭奴說，倒著來搭奴說，阿要希奇！」趨賢道：「你既然不要我傳話，我就不說了，我單問你，你平日最相好的，除了申大人，可還有別人嗎？」小紅道：「阿也，要問俚作啥佬？講到倪做格種生意，相好要幾化，不過申大人待奴最好，格落奴搭俚也最知己。奴是有一句說一句，勿相信咒才罰得格，夾忙頭裡，問奴別格相好，到底是大人教來說格呢？還是有意搭奴摟摟？奴倒勿懂哉。」趨賢道：「是我同你頑笑，你不要認真，罰什麼牙痛咒，害我話都不敢說了。」小紅說：「究竟大人差來，傳啥格閒話撥奴聽佬。若要放刁勒勿說，怪奴晏歇點大人來仔，奴一本賬才告訴，讓受兩聲埋怨，難未曉得奴利害哉。」

趨賢故作慌張，雙手亂搖道：「我最怕的是你在枕頭上告狀，實在我當不起的，我即刻說就是了，求你饒了我罷。」說著，有意跪了下去，被小紅一手攙住，一手在他頭上連打了兩下，笑說道：「格人，真真刁轉彎格，假做式求奴，討奴格便宜（讀熟）。自家想想看，阿該打呢勿該打？」趨賢忙答道：「該打該打。不過我的骨頭都被你打酥了，還望小紅大先生高抬貴手，聽我細稟這句話罷。」小紅道：「小銅鈿少搭點，毫燥點說罷，儘管嚕哩嚕哉。」趨賢方說道：「大人今天差我來，無非要娶你的這句話，托我做媒，問問你願意不願意。你在我面前，不妨實說，如果願的，再議身價，不然，即使作罷，也須回覆他一聲呢。」小紅道：「阿呀，奴老早搭俚說格哉，還要問奴作啥呢？」

趨賢一聽，方知他們二人先已訂定，僅托我做現成媒人，與他假母議議身價罷了。我還捏著他的話，問小紅願意不願意，顯然是我的鬼話了。待我掩飾過去，再將別的言語打動他的心罷。便答道：「這也是大人鄭重的意思。就像我做媒人的，不明白內中的委曲，亦當問你一聲，始免後日抱怨著我。為因大人年已半百，雖比別人調養得好，究不是三□以內的人。若你則正值妙齡，青春二九，好像一朵鮮花在半開的時候，怕沒有石崇、鄧通般的富室，潘安、衛！般的少年把你藏之金屋嗎？你須思前想後，切勿趁一時高興，弄得進退兩難，後悔無及，這是我愛惜你的意思，你休要意會差了。不然，我做媒人的，巴不得此事立成，好到手這注媒人錢，至少也有一二百金，何必再說這樣話呢？」

小紅道：「格套閒話，且得去說俚，奴單要問，俚格位大太太，阿有介事勿勒上海佬？」趨賢道：「是的是的，大太太現下住在南京，因大人來到這裡，辦完了公事，就要回去的，你若嫁了他，少不得也要到南京，與那位大太太同住呢。」小紅道：「一淘住是嚙啥，不過格位大太太阿凶呢勿凶格？」趨賢道：「雖不算□二分凶，但他們規矩狠大，朝要請安，夜要請安，在大太太房中，連坐位都沒有，只好立在旁邊，有時還要伏侍他呢。」小紅道：「阿真格介？大人搭奴說起歌！」趨賢聽他口氣，知已打動了他的心，便接著說道：「你也太糊塗了，他若與你說明，你還肯嫁他嗎？」小紅道：「照實梗說，叫奴一日也登勿來格，倒是奴勒大人面前，已經答應願嫁格哉，哪哼好一時頭浪變卦嘅？替奴想想法子看。」趨賢作難道：「這個法兒，非但不容易想，而且我不便想，因我受主人之托，本來要撮合你們，如今翻變做拆散你們，若被人知道是我的計較，豈不大家要罵我負心嗎？」小紅道：「奴勿說末，有啥人曉得是。既然勿擔鄭重，也告訴奴格好哉！」趨賢道：「我皆為愛你、憐你，多嘴說了幾句，不想纏到自己身上，弄得兩面不討好，真真該死該死，活得有些專了。」小紅不等他說完，就咬著他耳朵說了兩句，無非求他畫策，重重酬謝的意思。趨賢方點頭道：「也罷也罷，我就代你想法去，少停再來覆你就是了。」說罷，抽身就走。

出得門來，心中暗暗歡喜，但想不出□全□美的妙策，故欲往大新街找一個朋友商議。剛走到三馬路口，突見迎面來了一人，你道是那一個？即是前集書中載過的侯祥甫，現做《申報》館裡副主筆，與黃芷泉同事，平素瞧不起趨賢，因此雖然認識，不甚交談的。今趨賢遇見了祥甫，知他飽學多謀，見識極廣，迴不猶人，我何勿就同他商議此事，諒他必有妙計，我再要找別的朋友做甚呢？故爾□分歡悅，暗說巧極，連聲的招呼道：「祥甫兄，祥甫兄，久會久會，渴想之至。」說著，又連連的拱手。祥甫本不欲與他接談，奈已被他瞧見，不能躲避了，也只得拱手答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趨賢兄，一向在何處得意？有好幾年不見了。」趨賢先吹了一大篇牛皮，方說到現在跟申觀察至此辦公事的話，聽得祥甫頭疼腦脹，幾乎笑將出來。又見趨賢道：「小弟有一事，要與閣下相商，屈駕至同芳居一敘，未識祥甫兄有暇嗎？」祥甫聽了，更自暗暗好笑，他說這幾句話，彷彿字條上寫的，足見他善於恭維，但不知有何事商議，我且與他同往，耐著性兒，暫坐片刻便了。所以點頭答應，一同向棋盤街而來。

相離甚近，轉瞬已至同芳廣東茶居，移步登樓，揀了一個座頭，對面靠窗坐下，喚堂倌泡了一碗烏龍茶。吃過一開，祥甫便問趨賢何事相商？趨賢即將申觀察如何想娶金小紅，如何命我去做媒人，小紅如何起先當面應允，如何此刻心中翻悔，托我想兩全之策，要使申觀察自願背盟，約略述了一遍。惟不說沈三吃醋，與自己得賄兩事。祥甫聽他講畢，心裡早已明白一二，料是趨賢未得主人好處，從中阻梗，故想代小紅設法，不然，做媒的做不成，也就罷了，何必幫著小紅反對呢？其中定有蹊蹺，我若白白想個妙計與他，豈不便宜他嗎？

正在那裡轉念，趨賢已知其用意，即說此事費了閣下的心，小紅一定感激，要從豐的酬謝你呢！祥甫便哈哈大笑，不慌不忙，說出那條絕妙的計策來，但在茶肆之中，須防旁人竊聽，故低聲說道：「這件事只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包在我身上，令東決不要娶他了。只不知令東天天看報嗎？」趨賢拍手贊道：「妙極妙極；佩服佩服。好在敝東天天看報的，必然上這個鉤兒。待弟述與小紅聽了，准後日到尊寓奉謝，斷不失信的。」祥甫道：「不必，我們後日下午四點鐘，仍至這裡相會罷，此刻我還有些俗務，恕不奉陪了。」趨賢道：「我也要走了，後天先到先等。」說著，付了茶資，一同下樓，出了店門，彼此拱手而別。

單說趨賢興匆匆到了小紅家裡，就把祥甫所定之計講給小紅聽了，又向小紅索取祥甫謝儀，小紅應允事成准付。趨賢不便現要，只誇張了一回自己央人的功勞，方出了小紅家，再到沈三府上去傳信。卻巧沈三悶坐在家，未曾出外，見面之後，並無客套。沈三急問此事辦得怎樣了？趨賢道：「恭喜三兄，賀喜三兄，此事已有八九了，再過三天，可以獨佔花魁了。恐兄懸望，故特先來報知。但弟受了三兄重托，真真用盡心思，拌乾唇舌，奔斷腳筋，方得有此好消息送與三兄聽呢！」沈三謝道：「費心費心，感激之至。但未知怎樣一個計較，才能夠拆散他們的美事，還請老兄細說一遍。」

趨賢面有德色，先把自己打動小紅的話道了詳細。末後提及遇見祥甫定計，尚未說出那如此這般來，沈三忽搶著問道：「此計穩不穩嗎？」趨賢道：「不用性急，待弟講出來，就曉得了。據他說，明日將小紅登報，捏造他新近與馬夫親熱，有不可告人之事，使申觀察見了，必然始而疑，繼而怒，不要娶小紅作妾了。惟祥甫設此妙策，也該送些謝儀才是呢！」沈三點頭道：「極該極該。但計雖甚好，不免壞了小紅的名譽了。」趨賢笑道：「他做妓女的，貴重什麼名譽？況有你這大老官照應，還愁生意冷落嗎？」這兩句話，拍得沈三分外得意，就說：「你與祥甫的酬勞，准後日一並交你便了。」趨賢連連稱謝，又坐談了一回，見天色已晚，遂即告退，回轉公館。申觀察卻出外應酬去了，及至歸來問起此事，他早預備著鬼話搪塞，不必細表。

單說次日趨賢早上無事，在公館用過午膳，方換了一身簇新的衣服，僱了一部人力車，來赴寶玉遊園賞菊之約。此時不過一下多鐘，寶玉已經打扮舒齊，專在那裡等他了，一見趨賢已至，便道：「倪阿要就去罷，今朝是重陽登高日（讀熟）腳，比往常要早

點格。」趨賢道：「我到這裡，見馬車已在門前伺候，曉得你等得性急了，我們立刻就走，到那邊去細談罷。」寶玉點首稱是，遂即帶著阿金、阿珠與趨賢一同下樓，至門外上車。四人對面坐定，，就此車轆轤，馬得得，一逕向老蘭橋徐園而來。

不消兩三刻工夫，早見園門上的橫額，刻著「徐園」兩個篆字，當即停車。先跳下一個馬夫，拉住嚼環，四人徐徐而下，緩步共進園門。因來得尚早，並不擁擠，一路走入，一路觀看，見那滿園秋色，大有瀟灑出塵之想。趨賢在前引領，到了鳳儀水閣之前，便問寶玉道：「我們可要在此泡一碗茶，略坐一坐再往各處細細遊玩罷。」寶玉唯唯，步進水閣，見中排列著許多菊花，黃的、白的、紅的、紫的，深淺不同，濃淡各別，都用著博古細窄的磁盆，紅木紫檀的花幾，高高矮矮，密密層層。雖不知各種的名色與各品的貴重，然身入其中，覺眼前彩色紛披，鼻觀幽香暗襲，使人俗慮全消，不作繁華之夢；名心頓淡，獨留隱逸之風。有一首絕詩為證：

淺深相間紅兼紫，濃淡咸宜白與黃；

到此疑游陶令宅，四圍秋色送秋香。

寶玉細細看了一遭，□分贊美。又見居中擺著一席酒筵，旁有一人看守，大約是主人請客賞菊，此時客尚未來，故先設席以等候呢。忽聞趨賢喚道：「茶已泡在此了，你過來吃茶罷。」寶玉果然有些渴了，回身至沿窗坐下，取茶飲畢，方問趨賢道：「奴聽見喊泡茶，哪哼已經泡裡哉介？」趨賢道：「你看花看出了神，所以不聞不見了。」

四人互談了片刻，便見遊人絡繹而至，旁邊幾只桌兒，已幾坐滿，都在那裡品評菊花。寶玉道：「我倪到格邊假山浪去登高罷，也算應應名，倪停歇再來吃茶末哉。阿珠且坐歇，等倪來仔勒去白相，勿然，倪吃茶格只檯子要撥別人僭脫格。」阿珠雖心裡不願，也只好應允。

於是寶玉等三人出了水閣，穿過竹林深處，方見池水一泓，蓉蕊半吐，楊柳搖風兮疏淡，樓臺倒影兮參差，別有一種深秋景象。三人沿著堤岸，從月牙式的□二迴廊穿將過去，見有「橫波檻」三個草字嵌在牆上，寶玉等也不細看，過了迴廊，就是大觀樓了。是樓為一園之主，雖上下只有三□二楹，而崇高過於他處，登樓眺望，能使全園風景一覽無餘。樓前奇峰突兀，怪石嵯峨，名曰「蜿蜒嶺」，嶺上有八角亭，叫做「天心亭」，最擅園中之勝。寶玉此時興致勃然，並不叫阿金攙扶，當先走上嶺來，趨賢、阿金翻在後面，一步一步，直到嶺巔。寶玉未免嬌喘吁吁，就在亭中石凳上坐下。趨賢問道：「你覺得吃力嗎？」寶玉口中答道：「還好」，眼睛只向四面觀看，居高臨下，毫無阻隔，不但全園在目，並且連東南洋場熱鬧，西北田野荒涼，一一皆堪指點，如觀一幅天然圖畫。惟高處秋風瑟瑟，翠袖嫌單，寶玉有些坐不住了，且見奪我月山的李巧玲，遠遠從那邊上來，我不願與他會面，就此走罷。故用手將趨賢拉了一拉，逕自下嶺，不由原路回去，卻從大觀樓右首抄到鳳儀水閣。凡一路經過的樓臺亭榭，沒一處不排著菊花盆景，真令人觀之不盡，玩之有餘。三人回至水閣，阿珠說道：「唔嗎倒好格，去仔實梗半日，害我一干子等煞快哉。」寶玉道：「故歇去白相罷，怨哉。不過就要來格。」阿珠答應自去，不表。

仍說寶玉斜靠窗前，正看那戲水金魚遊行逐隊，煞是有趣，忽耳邊聽得笑語喧嘩，履聲雜沓，一齊走入閣來。急忙回頭一看，原來是八九個客人，領著六七個北里姊妹，與大姐、娘姨等眾，一共約有二□餘人，說說笑笑，一哄而入，均至中間酒席就坐。因左右菊花排列，看不見誰主誰賓，況進來的時候，亦未看清眾人面目，不知其中可有認識的，便低聲問趨賢、阿金道：「格班吃酒格人，唔篤阿曾看清爽，認得呢勿認得格介？」趨賢搶答道：「我倒看清楚的，他們卻沒留神到我們，我所以不高興與他們招呼呢。這班人不但我認識，你也認識一大半，就是做報館主筆的黃芷泉、侯祥甫以及顧芸帆等數人，都是自命為風雅的。我們幸被菊花遮掩，且他們眼光專射在花上，沒有瞧見你我，不然必定邀我入席，喚你侑酒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嘎，就是格班人？倪撥俚篤看見，也嘸啥要緊。」趨賢道：「你不曉得，他們最喜做詩，今日飲酒賞菊，斷沒有不做的，我若吃了他們的菜，豈不要揉我的肚腸嗎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格倒怪勿得，搭俚篤和勿落調，格格末倪阿要趁故歇鬧猛，早點溜出去罷？」阿金道：「慢點看，阿珠還來格勒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勿要緊格，倪出去勒近段坐歇，末就勒問搭外勢候俚，好得等勿長遠，俚就要來格呀。」趨賢道：「不用講了，走罷。」即在身邊摸出茶資，放在桌上，然後一同趨出。好得中間席上的人，四圍坐著眾局，立著大姐、娘姨們等，彷彿一座肉屏風，怎看得出他們行動呢？

話休煩瑣。此時寶玉、趨賢在近處亭子中稍坐片刻，即見阿金、阿珠攜手而來。寶玉取出金錶一看，已有四下鐘了，便道：「倪末園也游過哉，高也登過哉，茶也吃過，花也賞過哉，嘸哈別格白相，倒勿如帶早點轉罷。」阿金接嘴道：「勿差勿差，今朝是重陽日，作興有個把客人，闖得來擺酒碰和格，倪是早點轉格好。」於是四人一起出園，上了馬車，並不再往別處兜搭，一逕回轉家中。天將傍晚，果然來了幾位熟客，交代少停擺酒。寶玉免不得應酬一番。趨賢讓到小房間裡，也覺一人坐著乏味，且想著小紅之事，今天大人見報，不知怎樣結局？須回去打聽明白才是，如何好久坐在此呢？想罷，急急的回轉公館。

大人已傳喚過幾次，只得入內進見。申觀察滿面怒容，將《申報》擲與趨賢觀看，方說：「這樣沒廉恥的淫娼，我如此抬舉他，他竟公然姘起馬夫來，連報上都登著，我還要娶他嗎？你以後不必再去了！」趨賢諾諾連聲，聽觀察並無別話，始告退到外邊來，心中快活異常，等不及吃夜膳，急忙到小紅、沈三兩處報信，都贊他辦事能幹。次日謝儀到手，來赴同芳居之約，送了祥甫五□元。

草草表過，後書不題。回轉身來，仍要說昨夜寶玉房中有客，擺酒叫局，直鬧到□二下鐘方散。客人去後，阿金伏侍寶玉卸妝，秀林坐在旁側閒話，問問徐園的景致。忽袖中掉下一件東西，秀林俯身拾起。寶玉見是一個小香囊，就在秀林手中取過來，看那個香囊，是截紗做成的，上面的花紋玲瓏細巧，嬌豔異常，甚是可愛，知他自己做不出，故湊到鼻邊聞了幾聞，非蘭非麝，又非花椒，不知是什麼香料，因問秀林道：「格只香囊是啥人送撥勒格？阿曉得當中放格香料是啥物（讀末）事介？」秀林道：「日裡一個客人送撥奴格，奴當俚是花椒袋，客人說勿對格，裡向是茱萸勒海，皆為今朝是重陽日，格落用著俚，勿然，故歇亦勿是熱天，路浪亦嘸不臭氣，要用啥格花椒袋介？乾娘歡喜末，拿仔去罷，撥奴甩脫仔，倒有點可惜格。」寶玉點頭道：「怪勿道格格香味，覺著另有一工格。」說罷，頭已通好，想要早些安睡了，打發秀林、阿金等出去後，把茱萸掛在衫衣鈕子上，遂即入被孤眠。

那知身雖疲倦，而睡魔不來，睹此茱囊，忽勾起一樁心事。回想前年□三旦在申演戲，與我交好，也贈過我一個香囊，至今還藏在首飾箱中，是用細珠珊瑚穿成的，比比更佳。我一向不肯取出，為恐睹物思情之故，不意今日有客贈囊於秀林，為我所見，觸我離懷，我安得身赴燕京，與他相會，了此相思之債？心中越想越煩惱，越煩惱越睡不著，加之半牀被冷，黃月山已被李巧玲奪去，近來時常獨宿孤眠，雖偶有幾個替工代勞，無一足當己意，不過算作虛行故事罷了。所以下集寶玉有北京之行，找尋□三旦，以續舊好，實由今晚見囊而起。然二集書中，未嘗述及贈囊一節，並非在下遺漏，皆因情人贈物，事極尋常，不比私訂終身，暗贈表記，載之為後日團圓張本，未識閱者以為然否？此事表過。且不言寶玉想念□三旦，今夜睡不安穩。再要說那日間寶玉所見的黃芷泉等一班風雅詞人，在徐園飲酒賞菊一事。正是：

淫娃未入雨雲夢，雅客重將風月談。

欲知芷泉等品評群芳，編成豔史，下回開場再演。